

克雷洛夫評傳

杜雷林 著 夢海 譯



時代出版社

克雷洛夫大師傳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克萊夫·羅素·克萊夫

• 書叢記傳家學文聯蘇 •

傳 評 夫 洛 雷 克

譯 海 夢 著 林 雷 杜



年〇五九一 • 社版出代時

С. Дурылин

И. А. КРЫЛОВ

Перевод Мын Хай

Шанхай

Экспресс

1950



(1950, 2. 4000)

克雷洛夫評傳

著作者 杜 霄 林

翻譯者 姜 芳

發行所 時代出版社

總經售

上海(11)南京東路五七七號
電話：九一二四三

電報掛號：華文(五二〇〇〇〇二)
西文(5200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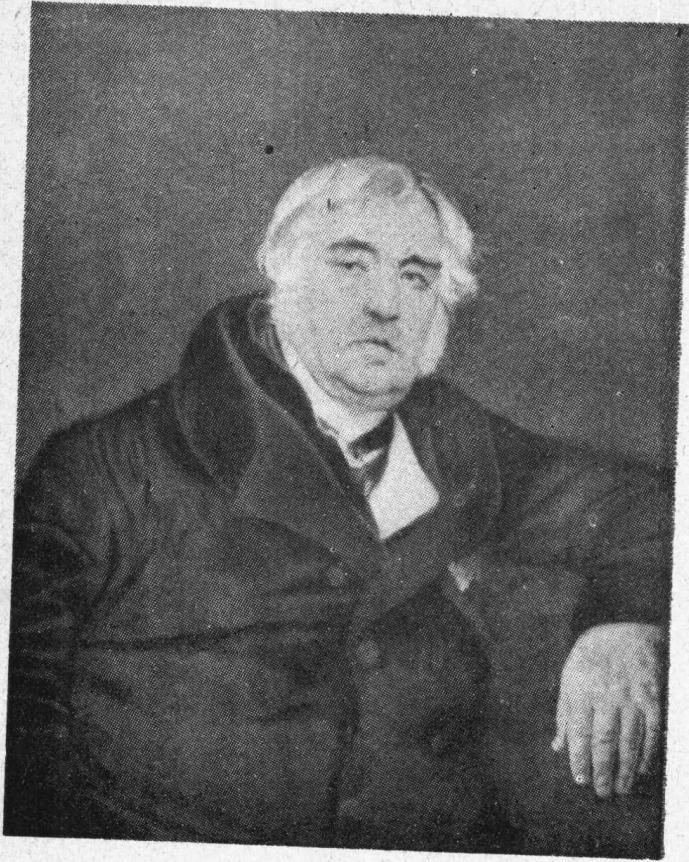
北京分社：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
電話：(五)一六六〇〇

電報掛號：五二〇〇〇〇

杭州分社：杭州題餘路一二一號
電話：二五六一四

電報掛號：二五六一四

南京分社：南京中山路五八一號
電報掛號：二五六一四



克雷洛夫像

着 六 卷

「在歐洲文學發展史上，」高爾基說，「我們年青的文學表現着非常出色的驚人現象……西歐文學中沒有一個國家的文學曾經一樣有力地，這樣迅速地，帶着這樣磅礴和眩目的天才的光華出現過。歐洲沒有一個人創造出過這樣巨大的、為全世界所公認的作品，沒有一個人曾經在那樣難以描寫的困難條件下創造出這樣奇異的美。把西歐文學的歷史和我們文學的歷史比較一下就可以確定這一點；任何地方都沒有像俄羅斯那樣，在不滿百年之中，就產生了一羣如此輝煌、偉大的名字。」

伊凡·安德烈葉維奇·克雷洛夫（Иван Андреевич Крылов）的名字，在俄羅斯文學這不朽的星座中，無疑是最光輝的名字之一。

當克雷洛夫還活着的時候，他已經是俄羅斯作家中深入俄羅斯人民的生活、思

想和語言的第一人。克雷洛夫寓言集（Басни Крылова）是第一本爲整個俄羅斯——從宮廷到農舍——人人都閱讀的俄國書籍。克雷洛夫的形象是那麼鮮明，他的思想是那麼容易接近，他的語言對於人民是那麼易解、那麼親切，所以克雷洛夫的形象、語彙和詩句都已成了常說的警句，成了格言和諺語。

早在克雷洛夫在世的時候，普希金、果戈理、柏林斯基就稱他是俄羅斯民族精神的表現者，是在自己的文字和思想方面比其他一切作家更緊密地和俄羅斯人民結合在一起的作家。

克雷洛夫逝世到現在已經一百年了，這一百年證明了柏林斯基在一八四〇年所說的預言已經完全被證實：「克雷洛夫的光榮將永無止境地發揚光大，只要偉大和強盛的俄羅斯人民口中的宏大和豐富的語言依然響亮着。」

克雷洛夫是俄羅斯作家中享有盛譽而後又獲得世界聲望的第一人。儘管翻譯上有着異乎尋常的困難，克雷洛夫的寓言還是譯成了五十三種語言，世界各地人民都在閱讀他的作品。克雷洛夫是俄羅斯詩人加入限制嚴格的世界作家羣的第一人。在享有百年以至千年盛譽的寓言作家——伊索、菲德爾、拉豐丹中間，克雷洛夫是表

現生活眞理的、具有深刻思想和無比藝術力量的最出色的一位作家。寓言作家克雷洛夫用他天賦的創作才能，似乎把「寓言」這一文學樣式的一切藝術可能性都完全利用了。俄羅斯文學同着克雷洛夫一起，頭一次踏上世界文學的高峯，這個高峯後來通過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杜思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的作品，才被承認是屬於俄國文學了。

伊凡·安德烈葉維奇·克雷洛夫在一七六九年二月十三日誕生於莫斯科；莫斯科是俄羅斯民族歷史生活和創作力量的中心，那裏曾經誕生過和生活過馮維靜、葛里鮑葉陀夫、普希金、萊蒙托夫、杜思妥也夫斯基和奧斯特羅夫斯基。

克雷洛夫的父親安德烈·普羅霍羅維奇（Андрей Прохорович），長期在軍中服務之後，獲得了軍官的頭銜和貴族的稱號。但軍中服務並沒有使克雷洛夫的父親獲得勳章和生活上必需的費用。所以在退職後，他不得不在特魏爾（Трепль）市參議會當一名小官。在父親逝世之後（一七七八年），九歲的克雷洛夫得到父親唯一的遺產是一隻裝着書籍的軍用小箱。

克雷洛夫從小就喜愛閱讀；他大概還是從父親那裏學會識字的。他從來沒有進

過學校，所有的知識差不多完全是自學得來的。普希金在一八二五年寫道：「克雷洛夫懂得好幾種主要的歐洲語文，此外，他像亞爾斐里一樣，在五十歲的時候才學會古希臘文。」克雷洛夫對於數學也頗有心得。他還自己學會了提琴。他具有演劇的才能，並且是自己寓言詩的出色的朗誦者。克雷洛夫的天才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這位不平凡的人，」跟他學習俄文的維蓋爾（Вегель）寫到克雷洛夫的時候說，「他具有各種才能和所有藝術的素質。」天性告訴他：「隨便選擇一門吧。」結果克雷洛夫選擇了文學。

自從父親逝世之後，克雷洛夫的家庭就一貧如洗。克雷洛夫的母親去富有的紳商家中爲亡人誦經度日。而這個十歲的孩子也必須去找些工作來糊口，其實他從八歲時候起就已經在做「助理書記」了。這個天真的孩子，從此被迫陷入官場的腐化、法官的貪贓枉法和城鄉下層階級的苦痛和無權的生活的這一黑暗深淵中去了。克雷洛夫從小就非常憎惡官衙的腐化、法院的誣陷以及官吏的受賄，後來這種憎惡透過他的寓言：梭魚、農民和羊、農民和河、狐狸和土撥鼠而表達出來。這些職務使

● Alfieri（一七四九年——一八〇三年）義大利的劇作家和詩人。

克雷洛夫理解了各色生活的特徵，非常正確地反映在他描繪法院和貪賊的寓言中。

克雷洛夫很早就具有非凡的觀察力。他的一個同時代的人說，克雷洛夫在童年的時候，「特別喜愛到那些羣衆聚集的場所、市集、遊藝場和拳擊場去，他擠在混雜的人羣中，傾聽一般平民的談話。有時他整天逗留在伏爾加河岸上，面對着碼頭，後來回到同伴跟前，總是對他們講述許多有趣的笑話和俚語，這些都是從那些由城廂各處、由窮富家庭聚集到河邊來的、喜歡饒舌的洗衣婦口中聽來的。」

克雷洛夫在這些「人羣聚集之地」貪婪地傾聽着俄羅斯人民的語言，在各色各樣的語言中，他獲得了無窮無盡的成語、俗語、諺語以及諷嘲的俚言，他就用這一切來豐富他自己的寓言。

普希金後來也常常這樣在聖山鎮市集的人羣中傾聽民衆的談話。他還曾經勸導別人向莫斯科製聖餅的婦人去學習人民的語言。

克雷洛夫孜孜不倦的一心向學，他希望成爲一個作家，同時他也明白必須離開特魏爾。一七八二年他在極度困難的情形下去彼得堡（Петербург）進當地的稅務監督局任職，他在那裏工作了四年，却沒有得到任何薪俸，忍受着極度的貧困，但

是他從來沒有想到要回特魏爾去。

克雷洛夫生活在彼得堡的時候非常喜愛戲劇。早在特魏爾的時候他就構思過用韻文和散文體寫一部喜歌劇愛喝咖啡的女人（«Кофейница»），也許在那兒他已經寫好一部份了。

一七八三年，他在彼得堡把愛喝咖啡的女人帶給出版商勃烈特柯普夫，當時他願意給克雷洛夫六十個紙盧布（約合二十個銀盧布）作為這書的代價。克雷洛夫却揀了幾種書籍來代替稿費：拉辛的悲劇、莫利哀的喜劇和布亞洛以詩體寫的詩藝論說。愛喝咖啡的女人後來雖然沒有印行問世，但是却給克雷洛夫展開了走向戲劇的道路。他跟極有教養的「第一個俄羅斯演員」兼劇作家德米特利葉夫斯基（М. А. Дмитриевский）、作家兼演員普拉維爾施企柯夫（П. А. Плавильщиков）、演員桑杜諾夫（С. Н. Сандунов）和雷卡洛夫（В. И. Рыкалов）非常接近。他們最早賞識了青年克雷洛夫是一個有偉大天才的作家，這天才光輝地出現在上述的喜劇中。這位青年作家所寫的滑稽歌劇把讀者帶入農奴制度的鄉村。年青的克雷洛夫找到了真正的色調去描繪農奴制，他並且嚴厲地譴責了頑固的女地主和她的管家。

在克雷洛夫看來，戲劇事業便是他自己的使命。

從一七八五年到一七八九年，他竭盡心力替劇院方面寫了許多劇本：克列奧派特拉（Клеопатра）、菲洛密拉（Филомела）、瘋狂的家庭（Бешеная семья）、前廳的作家（Сочинитель в прихожей）、惡作劇者（Проказники）、美國人（Американцы）：悲劇、喜劇、滑稽歌劇一個接一個的相繼出現（其中有的已經印行，刊在俄羅斯劇場（Российский театр）），但是其中却沒有一個正式上演過）。克雷洛夫幾乎嘗試過各種的戲劇藝術。在他的喜劇和滑稽歌劇中，儘管有許多缺點，儘管許多場面和戲劇主題是模倣性的，儘管某些人物帶有抽象的戲劇性，但也包含着許多吸引觀衆的活力，包含着許多雖然略顯粗野、然而確實存在的真正的滑稽樂趣。克雷洛夫的喜劇並不差於那些曾經上過舞台的他的同時代劇作家所寫的喜劇。克雷洛夫的所有的喜劇都沒有見過台上的腳光。這原因應該從劇本的本質方面去尋求。

實際上，它們的主題全是無情地和惡毒地嘲笑「高貴階級」的惡習，因為克雷洛夫筆下的貴族，像蘇姆布爾先生、杜鮑維依伯爵、諾伏陀莫伐夫人、特羅金公爵

小姐，這些人物都不過是愚昧、虛榮、粗野和虛偽的化身。好像定律一樣，站在這些愚昧紳士對面的總是聰明的僕人，作者並不掩飾，他是站在那些愚弄着傲慢得發狂的主人，並且把他們當作木偶般玩弄的僕人們一方面的。

克雷洛夫知道他的喜劇在劇院方面毫無出路，因此他堅決地斷絕了和官方劇院的經理索莫諾夫（П. А. Соионов）的一切關係，最初索莫諾夫是打算提拔克雷洛夫的，甚至於在他所支持的礦山學術探險隊裏給了克雷洛夫一個很好的職位。但是一七八八年克雷洛夫辭去了這個職位，他放棄官方的一切職務，專心一意地埋頭寫作。

克雷洛夫早在一七八六年就參加了消愁解悶藥（«Лекарство от скуки и забора»）雜誌，一七八八年他成了晨光（«Утренняя заря»）雜誌社的同人，這雜誌是崇拜伏爾泰，並翻譯伏爾泰作品的拉赫馬尼諾夫（И. Ф. Рахманинов）所發行的。克雷洛夫在這裏開始發表寓言。但是最初寫的四則寓言——羞怯的賭徒（«Стыдливые игроки»）、賭徒的命運（«Судьба игроков»）、孔雀和夜鶩（«Павлин и Соловей»）和厭煩客人的主人（«Недовольный гостем»）——他始終不肯把它們收

進九卷的著名寓言詩集中。這四篇作品是模倣以前俄羅斯寓言作家蘇馬羅柯夫^①和黑姆尼采爾^②的，克雷洛夫沒有多久就拋開這種多年以後給他帶來光榮的詩體，他又轉向諷刺文學的形式去了。

克雷洛夫在二十一歲（一七八九年）便成了諷刺刊物靈魂通訊（«Почта Духов»）的發行人。這刊物把俄羅斯諷刺刊物的全盛時期（一七六九年——一七七四年）復活過來了。也許，克雷洛夫所辦的雜誌，就是根據其中的一份雜誌，愛明（Ф. А. Эмин）在一七六九年發行的地獄通訊（«Адская почта»）所定名的。靈魂通訊並不是像我們現在所說的字面上的意思。它是以索爾、布里斯東、維斯多達夫幾個矮小的地仙和氣仙、水仙、以及魔法師馬里庫爾摩爾克之間的通訊為形式的定期文集。「靈魂」隱藏在人間，他們滲入每一處，在他們通訊中產生了諷刺性的葉卡特琳娜女皇時代的面貌——窮奢極侈的高官顯貴、巧取豪奪的不法之徒、利慾熏心的貪官

① Сумаро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1718年——1777年) 十八世紀貴族文學鼻祖之

一，俄羅斯第一個劇作家、劇院總理、寓言作家、雜誌發行人。

② Хемницер,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745年——1784年) 十八世紀俄國寓言作家。

汚吏，正像過去諾維柯夫所編的傑出刊物雄蜂（Пчелы，1769—1776），畫家（Живописец，1772—1773），錢囊（Кошелек，1774）所表現的形象同樣鮮明。

克雷洛夫繼續着諾維柯夫的事業，在他的諷刺鏡子中反映出俄國上流社會的「雄蜂」們的生活，他們用肆忌憚的掠奪使人民窮得破產了。

一度盛傳因寫作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Путешествия из Петербурга в Москву）一書而被判處死刑，後來改判為流放西伯利亞的拉箕施契夫是克雷洛夫的隱名同人之一。這種傳說雖無事實根據，但它的存在却是意味深長的。

例如，地仙布利斯東的第九封信，似乎就是以拉箕施契夫的筆調寫的。正當大

● Новик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一七四四年——一八一八年）俄羅斯啓蒙運動家，知識之友社（Дружеское учное общество）的創始人，後組織出版社，刊印大量書籍，遭政府所嫉，一七九二年被捕囚於塞里賽堡要塞凡五年。

● Радищ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一七四九年——一八〇二年）俄羅斯革命作家，俄羅斯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先導者。